四書改錯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初晴稿
姜光熊芑貽
盛邦烈又超較

四書改錯 六

衣服錯

縕袍

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以縕爲枲著以袍爲有着之衣此本不錯然非衣之賤者宋人不解著字謂著是舊纊退敗之名因之誤取玉藻縕爲袍語謂縕卽是袍必衣之賤者遂引鄭

氏玉藻註以註論語然而錯矣明曰縕袍是以縕爲袍豈可以縕縕解之據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禪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卽袍也袍必有絮實其中古無木棉祇取繭纊與絲枲之亂者搏而爲絮以纊爲絮卽謂之繭袍以絲枲爲絮卽謂之縕袍縕者亂麻之名蒯通傳束縕請火是也故玉藻三衣以纊繭與縕總屬一袍與下文禪褶合而爲三其曰縕爲袍者合上纊繭而言之非止曰縕是袍也若着字則古文作著俗寫爲着士喪禮著組繫註以著爲衣中之絮故楊子法言有紵絮三千語卽絮衣

也且其字通褚漢文遺南粵王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絮衣厚薄爲差等總是此物則是枲著者以枲爲著縕袍者以縕入袍但分貧富未嘗別貴賤也蓋袍非賤服禮記天子諸侯襲必用袍後漢輿服志謂周公抱成王宴居特施袍衣故今朝服雖不絮亦以袍名又詩王于興師與子同袍則古師中幷用之何爲賤服

衽

衽衣衿也

此又襲舊註而錯者爾雅交領爲衿而左傳以組甲

爲衿甲昏義施衿結帨襭佩帶之屬並與衽不相合故管子曰振衽埽席未有埽席須振領帶韓詩外傳衣成必缺衽亦未有成衣缺領帶者　按玉藻衽當旁深衣續衽鉤邊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喪服傳衽二尺有五寸是衽在衿袷袪袂帶韠之外別一衣名惜自古迄今未有能言其製者　間嘗雜考禮文大抵衣裳之制合用布五尺而各以二尺五寸分衣裳上下然兩不聯屬其裳之上際不過以衣之下際稍爲蔽掩所謂當身之半者而掖下兩旁則裳際盡露於是造一衣式用布二尺五寸綴于衣而垂之兩掖之

旁名之曰衽衽者掩縫之謂也然猶不分左右也自深衣之製起天子與士庶均用之衣與裳聯屬無際即裳十二幅亦聯其左旁而右旁則鉤其合處所謂續衽鉤邊者乃以此二尺五寸之衽綴之右掖之裳端以垂于下所謂右衽也則是兩衽一衽分于衣製而一衽之製則於鉤裳之右際即聯之紐衣之右際在掖旁上下鉤紐一片因之生人右衽死人左衽勒爲典例葢死必反生故二斂之服以生時鉤紐在右者一反而在左謂之左衽四夷亦然尚書四夷左衽是衽另一衣並不是衿即衿通于襟衽左則衿襟俱

左然究是左衽非左衿也不然士喪禮紐重之法以葦席左衽而賀結于後夫葦席無衿亦無襟也徒以西端作結而稱爲左衽可謂衽卽衿乎

張文嶽曰衽一名小要兩頭廣而中間狹棺之合縫則用之喪大記君棺三衽三束大夫士以漸而殺三衽者棺縫每旁用三小要也鄭註衣衽亦名小要乃以衽幅兩頭一廣一狹因謂朝祭喪服之衽廣上狹下而屬于衣深衣之衽廣下狹上而屬于裳或狹而下或狹而上對之如小要然此亦可見衽之爲製但其限朝祭諸服與深衣對則服製頗

多難一定耳

又曰衽短于大帶而等于有司之帶與裳下際齊故史稱斂衽而朝恐繞足也有司帶是官師之帶亦長二尺五寸

章甫

章甫 禮冠

章甫註疏謂諸侯朝服固大錯集註謂是禮冠亦錯考章甫商冠也以質素而反言曰章孔子冠章甫而衣縫掖荀子哀公問儒者服章甫絇屨皆以弁凾爲言故莊子孔子冠枝木之冠卽章甫也夫章甫何以

爲枝木古者喪冠厭而不郰惟吉冠必郰如皮弁郰象類今章甫郰以木枝則身陋已極可謂之禮冠乎然則赤之舉此正以夫子哂由故而謙言之也或曰冠必與服配端章甫者以冠配服之稱猶衮衣配冕曰衮冕玄端配委貌冠曰端委也冠既配端豈非禮冠曰不然端無配前代冠者毋追夏冠委貌周冠冠必配服代故凡言配冠必是委貌泰伯端委而治吳晏平仲端委立虎門晉侯端委以入武宮皆是也世無稱端毋追者而端配章甫則遍考諸書惟此一稱得毋公西謙言或假前代冠以爲不必然之事乎如

此則直曰商冠已矣何禮爲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從來說禮並不聞有紺色闌入禮服兄齋祭甚重即玄緇二色必不借用豈有無端入一紺色在齋服中者考齋冠所始原屬緇色記所謂太古冠布齋則緇之是也其後賤緇而貴玄凡朝祭之服並改玄色齋服亦然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謂諸侯及士齋冠並同而祇以組纓之色爲之別之何則貴玄

故也雖禮註有云天子以下四命以上齋與祭異服而齋不異服是以周官司服其齋服有玄端荀子哀公篇玄端玄裳皆天子與士共之別無他色即儀禮玄端玄裳衣色無不同而稍變裳色以爲等殺如所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一如冠之色不異而組纓異者然且雜裳之色前玄後黃並不及紺蓋紺本黑涅與緅爲類說文以紺類玄訓作深青周禮疏誤讀淮南文而改緇作紺皆大錯也若夫齋有變禮郊特牲云玄冕齋戒鬼神陰陽此是天子禮而婚禮于諸侯之齋亦服玄冕攝盛故也然故玄冕也非

紺也或齋服偶有變色司服齋服有素端註謂當荒喪札則用之然亦素也非紺也若緅則並非練飾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縓與緅不同故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註謂縓與纁爲類與黃相近故黃裏而縓緣之未聞緣以緅也第縓與纁雖間色而每入禮服故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縓冠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皆是禮飾緅不然也况緅非絳色爾雅一入爲縓三入爲纁不及緅色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爲緅之文而註謂以赤染黑則爲緅則是縓屬黃赤緅屬赤黑縓既非緅而緅

又非絳說文絳帛青赤猶是錯註冗杜撰也乃大全小註亦知註錯謂紺緅紅紫皆係間色故不用則又不然緅纁非間色乎古重陽色十二章五色獨以南方火色作絺繡之文而夫子惡間色獨曰惡紫之奪朱何則重陽色也今此四色則皆以陽色而爲他色所侵涅者但紅紫則陽色尚存不服巳耳至紺緅則丹秫赤汁盡爲黑涅所漸沫故幷飾亦不用此正重陽色與惡紫同意喪祭何預焉

飾領袖緣也禮註皆然今又脫袖字豈袖無緣耶何以一註祇五解而無解不錯如此

設裳衣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裳衣有兩項一以衣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而祭之葢天子歛衣有百二十稱大歛所餘悉授之掌祧而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服賸之衣則設座而祭總謂之裳今明曰裳衣而但以授尸爲註則止設衣矣其于設裳何解焉

麻冕

麻冕緇布冠也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每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此又錯甚者冕並非冠麻冕則尤與緇布冠大別也本黃帝作冕服而周官有五冕之制大抵司服典命各以五等九命之節辨定等殺而製爲章服謂之命服亦謂之爵服惟貴得服之而賤不與焉故尊其體制上有延覆下有組武而垂旒玉於前後後仰而前俛因謂之冕冕者俛也若冠則古以冒名書大傳有冒而句領漢志所云形如覆杯者雖尊者亦通用之而終爲卑褻之服故禮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冠而祭于已荀子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明屬兩物而定爲等殺是以國語單襄公曰陳侯乘袞冕而南冠以出

不亦僭夷乎其分別升降固纍然者況麻冕不同他無可考尚書顧命惟以王與卿士邦君及太保宗伯曰麻冕黼裳曰麻冕蟻裳曰麻冕彤裳與執事之徒冕者有別何況弁與冠之列階戺者則是麻冕尊貴不特冠降于弁弁降于冕而麻冕則又冕中之最尊者況冠名緇布又復降于玄冠以降等之冠而認作至尊之冕何其疎也嘗考緇布冠即白布冠之變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然而玄冠尊而緇冠不尊玉藻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天子始冠服玄冠而不服緇冠惟諸侯始冠則服之者大夫則玄冠而

朝其子緇布惟卜宅與葬日而已是緇布之爲用不過如此此乃又詳定制度以三十升布爲緇布之布夫此三十升布係漢叔孫通規彷古製作冕延之用謂延覆板質需衣三十升之布上玄下朱廣八寸而長倍之不特非冠布并非冕布祇冕中衣延之布左傳所云紘綖者而又錯認作緇布夫緇布升數雖不可考然其製則猶能言之大抵緇布白布皆用布一幅襵褶其正中名爲辟積從額着之而組于其後在緇布吉冠辟積多而橫縫向左謂之衡縫亦謂之左辟白布喪冠祇限三辟積而直縫向右謂之縮縫亦謂

之右辟其後喪冠亦橫縫檀弓譏之曰昔之冠也縮縫今也衡縫蓋指冠作辟積言也朱氏著喪禮不解三辟積謬以漢代惠文前梁後柱之製認作三梁又不解以六升布作冠衣而以三寸麻褙作一橋道而跨之于首至今冠布縫辟尚多貽誤而未能正也況可以冕板之布誤冠布也

黻冕

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此則又大錯者黻不是蔽膝冕不是冠黻冕不止是祭服且其所云蔽膝而以韋爲之者則併是韍字不

是黻字祇因左傳袞冕黻珽本是韍字以通寫作黻因之與黻冕相溷實則一是黼黻一是韠韍截然兩物卽或偶作通寫亦通字非通物也況其禮有最重者考虞廷五服立十二章法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繪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裳合十二章而其後損益去日月星辰畫之旂常而獨留山龍至黻合九章爲衣裳采色臧哀伯所云三辰旂旗子太叔所云以九文爲六采者于是以五服改作五冕而卽以衣裳采色聯之冕首以爲名其曰袞冕卽山龍至黻九章也龍者袞也曰鷩冕則華蟲至黻七章也

鷩者雉名即華蟲也曰毳冕則取宗彝至黻五章而去火不用宗彝勒虎蜼皆細毛之獸因以毳名至希冕則祇以粉米屬衣黼黻屬裳爲三章而皆繡不畫故謂之希希者絺也即絺繡也而至于玄冕則獨黻一章而繡于下裳其曰玄者以文之至也玄本天色而散天文之燦爛而歸于蒼蒼窈冥之中萬象具焉然而總名曰黻冕以五冕終黻黻者衣裳之極事也且以十二章之法去其十一而惟黻不去則黻者又章服之大常也又且黻以兩已相背爲文 亞 而一已繡青一已繡黑考工記所云青與黑謂之黻者蓋合

東青北黑艮方之成始而成終者以爲之象焉則是黻冕實指五冕之皆有黻者舊謂指一黻之冕卽玄冕擧一以該五擧其偏而得其全皆非也若改黻作韍則韍本佩衽之屬一名韠一名韍韐皆以韋爲之故字皆從韋並不列之章服之數其又名韍韠則爾雅釋襜而通之韠者雖亦法服然與黻冕無涉如謂皆祭服則五冕雖朝祭同服然各隨所用如天子朝覲諸侯與大祭祀大賓客皆用袞冕降而饗射及大射饗先公則皆用鷩冕何曾限作祭服若然則曾子問冕而出視朝哀公問冕而親迎祭義冕而躬秉耒

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將何解之若冕不是冠見麻冕條

張文蔚曰註皆祭服謂韍亦然耳易朱紱方來詩三百赤芾芾與紱即韍也未必皆用之朝廟況庶見素韠儀作喪服士冠禮服靺韐服爵韠則冠禮亦用之然且與弁合不與冕合又且方叔帥師亦朱芾斯皇瞻洛作六師亦曰靺韐有奭則弁是戎服註總不合

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

周官弁師掌五冕雖偶註祭名于其下不過從重爲言卽舊稱冕服爲朝祭之服亦不限屬朝祭二者況止祭乎玉藻龍卷而祭王制周人冕而祭皆專見之文傳稱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太甲篇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亳顧命康王與羣臣皆冕而作誥國語晉侯端冕入武宮受襄王命皆非祭而服冕何故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必表而出之謂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者加上衣也

正義曰暑單服絺綌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

褻也則是袗絺綌者謂絺綌單服在內也若先著裏衣則不單矣必表而出之者謂有表衣出其上也若絺綌在外則絺綌表衣非衣表絺綌矣且蒙彼縐絺是偕老詩文非謂先著展衣後蒙縐絺也周禮六服有展衣卽表衣也凡服縐絺必用展衣出其上所以見君父併見賓客者故縐絺在周禮原名素紗而展衣以丹縠爲之素紗之上冒以丹縠正與單絺加表衣互相証明而乃以鄉黨此註并詩文而亦錯解之古人說一經而羣經皆通今第註鄉黨而頓使周禮毛詩各相扞格如之何

明衣

齋必沐浴竟卽着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

明衣係死者襲服因稱明猶稱殉器曰明器類是神明之明故齋服亦稱之朱氏不知何據以沐浴潔體確解明字亦是錯也布卽是麻古無他布然士喪禮曰明衣裳用布記又曰明衣裳用幕布此是的註然終不知幕布是何等布不可考者其云必有則中衣間用布帛此則必用布不用帛者

寢衣

齋不解衣而寢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必有者以寢衣與褻衣對褻裘以覆手而可用短褻衣以覆足則必長也若謂齋時所衣則遍考禮文自明衣外別無其名且亦無齋寢不解衣之文詳見章節條

齊䟽之服

見喪祭條

敝蹝

蹝草屨也

蹝是屨不是草屨國策猶釋敝躧漢郊祀志去妻子

如脫蹝皆註云蹝躧屣同字履也若草屨是屝左傳屝屨資糧釋名草屨曰屝是也又作菲曾子問不杖不菲陸氏釋文謂菲即屝是也與蹝不同

張文蔚曰李善謂劉熙孟子註蹝草履可履故趙註亦然然要是錯蹝是舞履史記邯鄲女子跕躧履躧即蹝也豈舞者與女子躧草履耶

飲食錯

不時不食

不時五穀不成菓實未熟足以傷人

世無黍稻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誰則

飱生穀啖殀菓者漢名信臣傳謂不時之物有傷于人後漢鄧皇后詔謂穿掘萌芽鬱蒸强熟指蓏蔬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今北方人皆能之並無五穀菓實可强熟者且强熟非不熟也此時字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頗亦可據然禮經多著時食如春酸秋辛春蔥秋芥類又如春食齊秋醬齊春羔膳薌秋麛膳腥類總是以禮食解食節尤親切耳

割不正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于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

割肉何必方且正字不作方解按玉藻韠天子直公

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則正之與方在禮文明作兩義乃欲解正作方而先合其文曰不方正不知漢廷舉方正謂方而又正非謂方即是正也正者平也定也正義謂禮割有正數必折解牲體使脊脅臂臑之屬不得混雜混即不食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儀禮少牢禮解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肫骼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此庶乎割字正字皆有經據況周禮稱割肆祗解而陳其體如肆諸市朝之肆即細解亦縱橫之謂之午割與內則聶

而切之之批切切不同鄉黨本禮文乃引後世賢母獨行而改割爲切改正爲方以証之不又錯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精鑿也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此又錯者章內二十一不字皆禁止之詞謂謹食也祇不撤薑食不字稍異然仍以不多食三字申謹之豈有開手二不字反似爲饕餮之徒勸加餐者此非章法也且厭者嫌也惡也食不惡精猶言色不嫌美此里巷輕薄一尖利口吻豈有論語記事肯出此者又況字有本義說文厭飽也足也註者曰謂饜而飫

之則厭原是饜字以飽足爲義卽轉而釋作嫌惡亦是以過于饜飫而反致厭棄如漢叔孫通傳上益饜苦之後漢章帝紀朕益饜之皆以饜飫之甚而繼以嫌惡故舊凡字書多以厭饜懕三字單出複出彼此論辨如單出厭字其在汎指則饜與嫌惡可以竝訓論語天厭之則嫌惡也尚書萬年厭于乃德則饜飽也苟專及飲食則未有不從饜飫解者左傳屬厭而已謂小人之腹止知飽足禮記陽厭陰厭則以尸主二食頌神之醉飽今明記飲食而不知厭之爲饜朱元晦眞不識字矣此宋人成語況集韻舊本引論語文皆

作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豈有註論語而他書引文不考及者又況飲食惡侈論語記此實借夫子以儆世之饕餮者其連稱不厭實與下文諸不字並作禁詞謂不飽精不飽細也不然春秋臧哀伯曰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夫祭祀之粢尚不至鑿而謂夫子善精鑿不大謬乎又況精不是鑿說文精擇也謂擇米也莊子註簡米曰精但簡米法有糲十粺九鑿八諸文而精又進之則精非鑿矣何以每一錯必不止一錯如此

張文彬曰不厭即不飽史記游俠傳季次原憲褐

衣疏食不厭平原君傳褐衣不完糟糠不厭伯夷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皆解作不飽並無作不惡解者故周興嗣千文饑厭糟糠厭卽飽也若謂不厭惡則凡物之麤惡者可加厭惡旣已精細便不應下此字矣況粗能害人尤大無理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未聞食軒能害人也其害人諸物明云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豚去腦魚去乙類豈可杜撰稱害人者若精之非鑿則說文以糲一斛舂九斗爲鑿釋名糲米舂八斗爲精兩各不同

遠宗曰肉粗切者名藿葉切皆禮食也而以爲害

人眞是妄言

放飯

放飯 大飯

古凡禮飯必與人其飯而同一器以手取之不用匙

箸故飯粘着手不得拂之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餘

于篚無篚棄餘于會會者簋蓋也其禮文鑿鑿如此

豈可他訓

薦其時食

見喪禮條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朱氏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取譬之意豈有不曉但不知味三字則從來無解者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爲五味人秉六氣焉有不知味之理凡不知味必其不食學記曰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此易解也若食不知味則或知有他用如食旨不甘聞韶不知肉味大學所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卽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歜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

知味也此又無不可解也而乃曰莫不則盡人言之曰鮮能知則不知者多而知者反少何以解之不知此知味與知音同舊註引晉書謂如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苻郎爲靑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色黑白類以證中庸難能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然是有見不然以日用之常人之共知者而反曰莫知是于理有礙矣猶曰味譬理理肯受乎

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

言長之嗜之皆出于心也

言長嗜皆出于心則嗜食心得主敬長心不得主一

在內一在外仍是兩事此但以嗜字當愛字就仁內以辨義外謂仁愛在內以能分彼我與敬長異耳今就嗜炙言之則秦我不分一若楚長與吾長之了無所別然則仁愛在內亦概乎未可定也何義外也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此亦上章嗜炙之意

嗜炙不分秦我而此分冬日夏日則正相反者乃註作同意固已無理且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此承敬叔父敬弟一問謂叔父與弟不同而敬則同者以在位故也今湯與

水不同而飲則同者則亦以時在故也位能易敬時能易飲將所謂食色性者亦未嘗不在外矣而况于義乎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截然不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晚晴稿

王錫百朋
盛唐檝陽 較

四書改錯七

井田錯

一夫百畝

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上農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一夫一婦焉能佃百畝雖曰周田尺步減短然未有大減至十七八者此義至今未解也若農夫五等與王制同然亦未有實明其數者考周官遂人以上中

下地分作三等而鄭氏註周官則又依禹貢則壤之法以厥田上上至下下分作九等實則周官三等已包五等其祗取中下者以爲下劑致甿取易爲力者以爲之準也禹貢九等亦不越五等其不盡下逮者以下地任寡無以致養所謂因任教墾必從其可均者以爲之則也故卽以周官三等計之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此卽孟子中食七人也曰家七人則老幼男女共之矣曰可任者家三人則七人之中一爲家長卽一夫也其餘六人中分之以三人任力而以三人當老幼婦女之數則佃田不止一夫而餘皆

得所養矣由是而推之中家六人卽孟子中次食六人者下家五人卽孟子下食五人者或以二人半任力或以二人任力而七人六人五人之外倘有餘子弟卽爲餘夫則一夫佃田不過治二十餘畝與餘夫等而佃田之夫皆得計老幼男女寡多而受田之上下然且此任力之人倘有餘力猶許請田以益之若餘夫然所謂彊予任甿者而任力之人力倘不給則閒民傭作皆許僱賃所謂轉移執事者則上與上次皆可類通而下下三等亦從此而推見之其可爲班祿準者以爲一夫任力之所養蓋若是其有等也古

制有難明而尚可約略者此也

張文楚曰王制周以古八寸爲尺今官尺十寸其度畝之尺亦減二寸與周尺等而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亦六尺爲弓弓二百四十爲畝則周之二十五畝祗當今一十一畝零一人任之何歉乎

夏貢商助周徹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以助耕公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

井田創于黃帝者謂商始爲井制則虞書禹濬畎澮論語禹盡力溝洫與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皆不可通矣況王制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舊云夏商之制商果畫井未有不限九夫而限六百三十畝者不知何所據而斷作商人始爲此又可怪之甚者也乃宋儒極重井制而制實不明同是一井而五十七十每代必變同此一夫而受多受寡以時損益端是何說有謂夏商人稠至周反稀此固悖誕不足道有謂夏地初開至商周而漸闢者則禹貢明云其藝云作乂雖下下之土亦且十

三載而同入九賦豈有地平天成越千年而始任墾者此豎語也如謂畝賦不齊夏稅五十商稅七十至周人而盡稅之則春秋傳藉而不稅王制古者什一而不稅卽孟子亦云耕者助而不稅而謂畫井之始反稅畝乎若謂田有畇有萊夏百以五十爲萊商百以三十爲萊則地分九等上下不並甽汙萊不聯洫其所謂一易再易者謂一歲藝此一歲藝彼謂之易未聞百畝一區而半畇半萊七十畇而三十萊天不生此土人不能畫此地也然而畎溝澮變疆界更封易哉勢亦甚難是必有一定之法彼此俱通者周官

遂人職以任力多寡爲受田上下之準夏之一夫則以家二人爲率一正一羨祗受田五十而其餘五十則以餘子弟受之非然則以他餘子弟受之而統名一夫其在殷則以家三人爲率一正二羨受田七十五大抵任力必四夫之一祗云七十者舉成數耳其餘二十五則以一餘夫受之如此則無事改畫而夫家受田亦並無多寡之偏所謂易代更制有損益而無變亂者豈非千載長夜一良法與

餘夫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

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此又自爲典制者周制受田分三等古分九等並無以五口八口爲率之制且餘夫不止弟也上家七人以本身與三人任力外若有餘子餘弟皆是餘夫中家六人其任力者二人半下家五人其任力者二人皆然故有子餘夫有弟餘夫有外餘夫有內餘夫外者七六五人之外是也內者三人二人半二人之中有食不足而力有餘者亦受餘夫田是也凡此餘夫其受田皆以二十九以下爲率並未有限十六者古三十受田漢志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此二字是三

字之誤內則註三十受田何休賈公彥輩皆謂二十九以下任其年力受餘夫田何曾以十六限之

宋儒每自爲禮制而程氏尤甚如創濮議曰舜不尊瞽瞍光武不尊南頓君徧考尚書後漢書諸書並無此說以致嘉靖議大禮流禍數世甚乎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讀書者可不愼與

學校錯

校序庠皆鄉學也

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得曰鄉學也國

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一是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一是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若其一家塾則四閭爲族合族一百家而置塾焉此不及者略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而取之爲鄉州黨之名所謂周備三代之學者以此

郊社錯

郊社禮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郊有數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

總以上帝概之故此郊祭內兼有地示并方示爲言不止祭天也若社則祇祭土示其云上帝正包舉之文而朱註襲鄭註謂社即地神錯矣周禮祀地于方丘祭法瘞埋于泰折以祭地地即在郊中見之並不是社雖曰社所以神地道亦但曰地之類耳至欲以后土當地社則地原有稱后土者如春秋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武成敢昭告于皇天后土然此是社不是地如謂社可名后土則社自有神自有社主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爲土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土官后稷是厲山氏之

子農爲農官故社主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即后土不錯中錯乎

變置社稷

變置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此當云毀其社石而更置之社石社主也古五方五帝五土五穀自本神外皆有人神爲副倅如后土勾芒類故舊時變置之法如云顓帝以來用勾龍爲社神柱爲稷神及湯有七年之旱則以棄易柱此變置法也戰國去古未遠必有可易之人神今不可考矣但神依于主亦第改其主石而神位自易若毀壇壝

不過改神所棲止之地于神無與且變誠有之置于何有

問社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哀公問立社之義而宰我以社名答之謂名立而義在其中樹松名松社樹栗名栗社與後世稱櫟社枌榆社同故即以周言之樹栗其名而使民戰栗則其義也但當時有齊論本以問社作問主謂問宗廟之主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謂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俱引論語夏后氏以松三句証之此

異說之可勿道者乃周官大司徒職有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宰我荅社意合故孔安國引其文以証論語而集註乃狃周官田主齊論問主二主字以爲此必用其木作社主者遂增其文曰以爲主然而錯矣問主是問廟主田主是先嗇田正二神不立主而依樹以爲神者且田主不得云社主也若社主則古皆用石無用木者

社暴露故用石不用木唐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且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石重難移因有限石一尺六寸之

製今明末啟禎閒嘉興姚士粦作僞於陵子有云以木爲社主則尊之爲淖履則賤之公然戰國孟子時有木社主但知讀集註而不知其爲經禍一至此嗟乎傷已

張文虎曰白虎通引尚書逸篇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北社惟槐語宰我所荅自有所本若齊論廟主係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豈可爲據

禘嘗錯

禘

趙伯循曰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

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禘有三一大禘五年之祭一吉禘三年諦廟之祭一時禘夏曰禘是也祭所自出亦有三一禘祭始祖所自出一庶子王自立四親廟而祭所自出一別子作大宗者不敢祖天子而祇父天子得立父天子之廟于其國亦謂之祭所自出是也周以周公爲別子立作大宗名魯曰宗國乃不敢祖王季而祇父文王立文廟于魯名曰周廟亦名曰出王廟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八佾雍徹文廟所用以雍詩原祭文考故也然

而此名宗祭不名禘祭禘祭不立廟而宗祭立廟周但立嫄廟以棲嚳主而嚳立文廟禘祭用前代禮樂而宗祭稍減周太廟用六代之樂而魯祭周廟止用四代則明是宗祭不是禘祭而後此以祭所自出宗禘無別遂冒宗作禘且駕言周公大勳成王賜而伯禽受則僭越之中又誣妄矣故夫子嘆之若其云既灌而往者非灌後神降始不欲觀凡祭自安主迎尸神已早降豈待祼鬯祇祭法祝告某事必在既灌以後薦獻以前未灌之時不知何祭及祝告分明然後知是禘事不是宗事則魯有禘乎故不欲觀此禮久

不明在漢儒論說雖多駮然尚有蹤蹟可尋至宋漫漫矣

孔安國註以閔僖逆祀爲不欲觀則祧主昭穆無關禘事且孔子助祭在定十四年而定之元年卽已改閔僖之祀簡書策書俱載之以漢孔氏之學猶稱逆祀故知註疏未足據也若集註不識魯禘且引趙氏註并不識禘撥禘本名祫凡存廟祧廟皆合祭于太祖故商頌大禘有玄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有烈考皇考諸親廟韓詩外傳所謂存廟毀主皆升合食者惟後漢張純謂有毀主而無

親廟鄭玄則謂遠祧合食而親主祇分食文武之廟舊儒多議其非是至唐陸淳始造爲始祖出祖一正一配之說而趙氏襲之此大無禮者乃朱氏反引爲據且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則羣廟合食正是祫正是大饗而反以爲褻尚可議禮乎

禘嘗之義

禘王者祭所出之大祭嘗秋祭也

此禘是時祭所云夏曰禘者故可與秋嘗對文若大禘則既非對偶且是大饗卽在宗廟之禮中再出則

禘矣祭統曰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皆與中庸同文然皆指時祭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又名甡稿

邵國麟在椒　淩紹頤繼滄　較

四書改錯　八

禮樂錯

凡禮之雜入于他條甚夥如朝廟喪祭郊社禘嘗器用衣服井田學校類俱是禮制此不復載

宗國

滕與魯皆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

此由不識宗禮而臆解之者宗國大宗之國也諸侯

不敢祖天子而自爲之宗祇以大宗稱宗國而其餘同姓諸國皆稱小宗但大宗以別子爲之皆天子諸侯之次嫡弟無次嫡則長庶弟立爲宗子即大宗也以分爲別宗故稱別子其再有諸弟則小宗矣故春秋傳以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共十六國爲文王一宗專以魯爲大宗之國而十四國爲小宗若晉爲成王之宗鄭爲厲王之宗吳與虞爲太王之宗則但爲同姓非同宗矣故此宗國二字在趙註朱註俱不識宗禮而趙註猶存一出字曰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即大傳宗其別子之所自出之出

原是宗禮中字因之嘗祭所自出立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朱註改皆出自文王爲皆文王之後則卽此一字亦餼羊亡矣然且曰周公爲長夫以世次言則伯邑考爲長嫡武王管叔爲次嫡不及周公而以宗法言則武王以次嫡而爲君宗之宗管叔受誅國除遂立周公爲大宗然故次嫡非長庶也今稱曰長則直以現在同姓爲齒序而全非宗法現曰滕以兄爲宗長故稱魯宗國則宗國爲同姓所共稱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旣卑諸侯遠巳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並非滕國兄長之謂而大全引朱氏說

猶諄諄以勝言之則直曰不識宗禮豈寃誣乎

射不主皮

鄉射禮文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

射雖講武較力而亦以習禮故射有三等一是禮射周官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也鄉習射以禮詢以五物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主皮者中質也射原期中質而不專在此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即不中質亦合禮猶今曰架子好也此不主皮也一是力射即主皮之射尚書大傳所云澤宮校

餘獲者凡虞田所獻禽備祭已足取其餘者較射澤宮而分獲之此則五物所必周者旣比禮樂又期中質雖仍習禮而但以主皮名之所謂力射也若其一武射則專主貫革禮射張侯力射張獸皮而武則不張侯亦不張獸皮但取甲革而貫之周官所謂甲革椹質言以甲革爲樹質甲者左傳楚使潘尫之黨蹲甲而射穿七札是也革者弓人職以甲盾爲革國語三革之射韋昭曰三革甲冑與盾是也則是貫革武射與主皮力射截然兩科而以主皮爲貫革則于聖經科字已貿亂矣況皮不是革棲皮爲鵠亦不是棲

革爲鵠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爲侯而但綴皮于布中以爲質質者鵠也是以棲熊皮者爲熊侯棲豹皮者爲豹侯侯以弓定尺而三分侯之尺以爲正其棲于正中爲質質者袛四寸耳以四寸之皮而去毛存革則熊虎安辨乃欲以貫革解主皮而先註皮曰革改棲皮爲棲革其用心良苦然而改禮改字改制度註經何用矣故此當認實皮字力射張皮然但主着皮而不主達皮禮射則皮袛在質苟着皮則必中質然而猶不必然者爲主皮是力射不同科也此係古語故夫子引之鄉射記亦引之但記曰禮射不主皮禮射

連文集註既引禮文則禮射不宜脫禮字且此是記文非禮文記與禮亦有辨

春秋傳孫林父使庾公差追公孫丁而丁爲差師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爲戮我爲禮射乎註曰禮射不求中也然則射不主中在春秋有行事矣

繪事後素

繪畫之事後于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此又引經而誤解者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五

色卽五采謂青赤黃白黑也又云畫繪之事後素功素功者白采之工謂凡布五采必先布四采而白采在後語云皦皦者易汙恐漬汙也此與禮器白受采不同禮器白是質地考工素是采色質則白采不並施何論先後但施采則白受之巳耳今白卽是采則孰先孰後自有一定乃以質地不繪之白引之斷五采後繪之素巳乖反矣且此係大禮非可以粉地爲質數語自解說也虞廷倡十二章之制而三代遵之因之有畫繪之事以日月星辰等六章爲上衣作繪以宗彝藻火等六章爲下裳作繡而總曰繪事以繡

亦需繪也乃虞書又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謂繪繡之隙必先布五色而始加繪繡其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而在裳則青與赤間赤與白間白與黑間黑與黃間而章施之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采而後以白加之即相間者亦必先施赤之次白與間與黑之次白與間而後以白分成之則此後素字夫子實檃括五服五章唐虞三代諸禮文而發爲此言何可漫然無一據而草草武斷如此

惟素在後故素即可爲絢也惟素在後故天敘天秩皆後起也

送往迎來

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符節委積俱有送迎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且治委積以續食往來地官遺人掌委積以給往來之用是節與委積往來迎送俱有之乃無端分屬使來者無憑去者無食錯禮而已

君命名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鄭註之無理者而註又襲之經文行矣者謂走趨也猶君名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也若行出則祗

出門矣豈出門後仍駕車耶抑走趨而車隨之耶且不俟駕以駕必需時不能俟耳若依然駕車則馳車與急足等矣且隨之何為也玉藻君名則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夫屨則安隨之

疾君視之東首

東首以受生氣也

此又襲鄭註包註而錯者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不止視疾然而視疾不變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必西負東向首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若生氣則何時不可受而必于此際受之

三家者以雍徹

魯安得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朱氏曰這雍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此詩自是文王之樂歌他人用不着武王已用不着了何況更用之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安得用之

讀至此則真是不讀書可笑之甚人須讀六經既讀六經須知六經有是非有得失若不加明辨則一部春秋其失于公穀者十之七失于儀禮周禮者十之二失于禮記者十之三與不讀等矣明堂位係別錄明堂陰陽與王史氏記中之書原非劉向所校百三

十篇與東漢所傳三十六篇禮記舊本相傳馬融所增入其云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而伯禽受之前儒早有知其非者若祭統云賜魯重祭禮運云郊禘非禮則郊之非禮是錯認魯孟春之郊爲日至之郊並非魯郊禘之非禮則魯原有宗子出王之祭而其後溷之作大禘出王之祭實流漸使然並非先王之賜此禮記謬誤固不待言今雍徹之僭誑旣知文王之詩決不宜用之他王則春秋策書明見左傳急宜于策書中討其根氐而乃東扳西拽成王不是武王不是千秋冤案何時得白不讀春秋傳吳子壽夢卒

魯襄公哭周廟乎夫周廟者文王之廟卽出王廟也
魯何以有出王廟禮以爲宗子立國不敢祖天子而
得父天子因之宗國別子當立一繼所自出之王爲
百世不遷之廟名出王廟周公者固武王母弟文王
之別子而有周開代之宗國也宗國宜立出王廟而
魯所自出實惟文王則此雍徹者原卽以文王之詩
用之祭文王之廟有誰不是毋論武王成王並不曾
賜並無不是處且亦未嘗錯用也其有錯用有不是
自必有說乃曰向使魯不用三家亦安得用之則終
是臆斷非知就裏者亦思魯何以用雍徹魯祭文王

則配之者周公也周公配文王同用雍徹而其後周公太廟亦即以同用之樂用之而于是兩昭兩穆凡後之魯君皆合廟同用則是魯之用雍徹實由祭文王而展轉沿誤原不必有賜之而受之者也然而魯用之三家何以亦用之世第知魯是宗國而不知三家亦宗家也周公爲文王別子而三家即魯桓別子魯立文王廟而三家當立魯桓廟名爲公廟禮記所云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者此正三家立桓廟之証是桓廟雍徹三家安得不雍徹蓋三家之堂非三家祖廟即桓廟也若是祖廟則禮大夫祭三廟未聞三

家三大夫可合一廟者然且三家三祖慶父與叔牙並受國誅即一葬一祭亦必力請于公朝而然後許之何得顯然與季友並坐饗天子禮樂況繼此而降將必孟獻子叔孫戴伯輩皆用雍徹此又笑話也祗三家之堂既是桓廟則三家共之焉得又有季氏之庭豈桓廟之外季氏又別有廟庭耶又豈季獨僭八佾三家則同僭雍徹耶此亦千古夢夢至今未白者也不知讀書當識宗法朱氏不識宗法誤作家禮至今祠堂家皆以長子長孫爲宗子大亂典禮予曾作大小宗通繹祭禮通俗譜以辨正之此魯桓一族當

以季氏為大宗而孟孫叔孫統宗季氏何則魯桓四子長為莊公此自為宗者其三人當以次嫡為別子無嫡始用長庶而季友為莊公母弟則別子矣別子是宗子故桓廟立于季氏宗子之家其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之堂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為桓族卽桓廟也以立宗言則稱季氏庭以不遷之廟立于季氏而三桓之族雖百世皆宗之亦此桓廟也桓廟卽季氏庭卽三家之堂舞八佾在此雍徹亦在此季氏與三家同舞八佾亦同用雍徹而專稱季氏者重大宗耳乃不識宗法是禮記且不能讀明明論語亦且錯註而

欲以制禮不錯又錯乎

張文檒曰宗禮在戰國已不能曉因有公廟設于私家非禮一語然在今日則反賴此一語知三家有桓廟然則先生之闡明宗禮其功豈止在禹下也若成王賜伯禽受在周秦間已早知不是故作呂覽者又變換其說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以致通鑑外記亦云魯惠請郊廟王使史角至魯止之而路史直云王不許而魯自用郊總不曉魯用天子禮樂之故而屢變其說何況三家僭用則雖起漢晉諸儒亦撟舌矣是皆從來所未發者詳見

大小宗通繹一書

孔子謂季氏

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自此言出而俗儒强解事者遂謂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正禮樂誅季氏爲有佚罰此毋論王者圖治禮樂後興夫子仕魯無幾時必不暇及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之者夫子爲三家小司空始進司寇顧尚未秉政與命卿上大夫有間向使季氏可誅則當桓子受女樂時夫子得禁而斥之不致不脫冕行矣且八佾之僭不始季氏前雍徹條已明言之季

氏以三桓大宗當立桓廟桓廟僭八佾則以魯祭文王廟而展轉相沿遂致太廟公廟一概僭用苟正禮樂將必追魯先公宗伯如夏父弗忌輩而誅之季氏不受誅也且讀書當論世昭公逐季氏身反出亡當時列國聞者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欲逐季氏而仍蹈前轍則其不同于齊晉篡竊者必有在矣況聖賢行事與宋儒所說毫釐不合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假使孔子正禮何難拘獵較者而誅之乃其所先者祗正祭器未嘗誅一魯人也宋人好責人並不責已宋儒何嘗不仕宋胡安國與秦檜同朝不惟

不誅檜且從薦檜而其子胡寅胡宏則又爲檜所薦夫二程不誅王安石三胡不誅秦檜而責夫子討陳恒誅季氏大非平情之言也錯也

獵較

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此則趙氏是而張氏錯者月令山林藪澤有能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則獵原有角奪一道故較讀作角集註不識典禮重疑奪字因引張氏說以參之不知田獵禽獸必較多少謂之較獲未有虞田供祭而不較獲者即尋常禮射並不獵

獸猶名中作獲有視獲釋獲算獲比較其所中之數況虞田乎故尚書大傳有頒餘獲之射謂虞田獵禽取備祭物而以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夫餘獲尚較豈獻獲而反不較錯矣

張文獻曰較餘獲時重澤宮所射而不重虞田有云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夫虞田有中不中向非較而何由知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既正徹較將久而自廢矣

信口說書未嘗不快而實無可通據云正其祭器是何祭器器有常數是何等常數曾雖季世然周禮在魯夫子入太廟猶每事必問豈有數百年宗器而夫子一人可改正者此須認器字鼎俎二器全以尊卑爲等殺如所云三鼎五鼎者旣無增減何容更定而獨于大祭則無加鼎而有加俎如所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是俎原得備鳥獸之肉可加一鳥俎加一獸俎然而加俎名脈俎非正俎也先薄正器則但登正俎而脈俎殺焉所云正者正其器而無加器也不特此也禮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加俎必鳥獸

者正俎與鼎同或三或五必加二而仍爲奇否則偶矣若加籩加豆必以四累加原有野牲田禽如麋臡鹿臡鴈醢兎醢之類可以四加者而今並以四殺之禮所云饋食之後薦用籩豆亦祗用正籩正豆而加無與焉如此則第遵舊禮有整頓而無更改田禽角奪不止而止孔子正器蓋如此

若四方之食不供簿正則另是一事今謂先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實之則方物與田禽何涉君郤千里馬而國廐所畜仍須供用譬之禁火而閼水防掌火者不輸也此四方之食是禮器所云大饗所須四海

九州之美味如青州蟹胥荆州鮆魚類仍爲二加四加所用菹加無限數既加野牲復加方產而此并方產而亦去之趙註原云惟恐方物難給仍藉田禽補其乏則獵較不免故并正及此

此亦從來未解者

章大來曰月令天子厲飾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即司馬職所云羅弊致禽以祭祊者凡季秋季冬皆得雜用所獵之禽鹵列報享謂之方祭此四方之食即指四方之祭言既正祭器又不以方祭所食供儺中所正之器亦異說之近禮可參見者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　朱氏曰人聲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五聲又有高下聖人制十二律以節之五聲高下每聲分十一等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應鐘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者夾鐘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聲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是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類之多者言之

樂有五聲十二律人人知之然亦須一考究何者是五聲何者是十二律可歌者否有曲調者否乃曰更唱迭和則開口便錯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五層無字

句之聲十二律自黃鐘至應鐘是十二層無字句之竹管既不是歌又不是曲調焉能唱和聲不能唱之而使律和律不能唱之而使聲和聲與聲律與律又不能自相唱和況更迭也乃又曰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則錯之又錯夫歌是歌舞是舞八音是八音原不當連言之即連言之亦不得共下一節字歌舞有節八音是樂器有節乎且歌舞非五聲十二律所得節也毋論聲律爲樂本不當節樂實亦不能節凡樂歌曲調其歌之高下曲調之轉圜必辨五聲而轉圜高下中之下可爲高高可爲下相周旋以至于盡則必

辨十二律是樂歌曲調非五聲十二律必不能成而及乎調成而爲曲曲成而爲歌歌成而爲樂而五聲十二律于樂歌曲調中毫釐不見不惟無名體并無影響則謂歌爲聲律節猶且不可而可曰聲律是歌節乎至于舞則歌有歌曲舞有舞曲舞者不歌歌者不舞但以舞曲與舞者兩相照應而自爲節凑聲律不節也若八音器也器節樂樂不節器然且器之節樂亦止革木二器如所稱柷與應鞉與搏拊者而他皆不然絲竹與匏皆有轉聲是倚歌之器漢後稱倚歌古稱依歌尚書聲依永是也倚則不節矣即金石

二器原是專聲然金石尊而不爲樂節而至于編鐘編磬則反轉其聲而爲倚歌之用土則塤敔二器一倚歌而一止樂無節樂者是器亦且不全爲樂節況節器也

乃又曰五聲有高下聖人制十二律以節之夫旣以五聲十二律同爲歌舞八音之節而此又以十二律爲五聲之節何解然且曰五聲高下每聲分作十一等夫聲無所爲分也即分之亦無所爲十一等也從來五聲是五層即是五等橫聲千萬聲有餘而豎之而爲層聲則天五地五定數周五而止苟欲加聲必

從五聲再周之而周至七聲九聲十二聲則又止此猶橫屋可偏褒寓而豎之而爲浮圖則五層七層九層十二層不能上矣此定數也今歌有五聲宮商角徵羽也然而歌聲之低仰抗墜必再周五而上而于是第六聲卽第一聲第七聲卽第二聲第八第九聲卽第三第四聲共九聲而十聲已不能上因之一二三四所稱宮商角徵者而六七八九與之同聲而其聲稍淸謂之淸聲古樂所稱四淸聲者曰宮淸商淸角淸徵淸而羽則難上而不之及以五等之聲而止加四等此本聲之所以有九等聲也若五聲而加二

變則宮變宮商角徵變徵羽共七聲即七等聲而低仰抗墜再周七而上連四清與變宮清合得五清唐樂所稱十二清聲者共十二聲而十三聲則仍不能上焉此出調之聲之所以有十二等聲也然則五聲五等加二變二等合而爲七聲則七等推而至于九聲十二聲則九等十二等是一聲一等從五聲而遞周之得十二等非一聲分十一等也且是十二非十一也若十二律之非聲節則正以五聲合九四二七共有十二聲而無所依託于是又造十二律且立十二名陽六陰六遍五聲七聲之再周者而遞轉而分

配之以下作高又以高作下可爲正清諸聲之表準是十二律所以傳五聲非所以節五聲也乃其以十二律配五聲又無不錯者據曰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則全非配法夫六律六呂陰陽相間此在明堂月令尚能言之五聲相周猶四候相轉豈有陽不禪陰陰不禪陽以辰月承寅月酉室接未室而可以講四時定十二室者今以太簇禪姑洗則爲律從律以林鐘禪南呂則爲呂從呂以姑洗禪林鐘則爲間非所間此史記律書定數之學與聲律無當也 乃又云還至無射爲宮

則又還宮矣雖禮運周禮祗有還宮名而其法不傳然而五聲之旋轉有定層十二律之周環有定次也據云無射爲宮則當云應鐘爲變宮黃鐘爲商大呂爲角太簇爲徵夾鐘爲變徵姑洗爲羽而乃曰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南呂爲羽是二變全亡七聲已缺陰陽正閒了不相顧以杜撰之商角而又取史記律書定數之徵羽以續之可謂還宮乎

且又算管長短謂無射管長四寸六七分夫無射管長四寸八分今曰六七分則已非無射管矣然此六七分亦須指定六分耶抑七分耶七分則管數所無

有若六分則應鐘爲四寸六分幾有算無射管而以應鐘管當之而可筆之于書者乃又謂黃鐘管長聲下須作清聲以和之毋論還宮可以低作高聲不槩下卽下亦豈清聲所能和者且清聲卽其聲也因五聲衍曲五層不足因再周五層而以所周之宮商角徵四層高于前而清于前謂之四清聲惟羽聲太高不能有清故古有清宮清商清角清徵而獨無清羽是清宮卽宮聲清商卽商聲既不全高亦不槩下無所容和也乃又不曉四清是四聲之清而以夾鐘大呂黃鐘太簇爲四清夫夾鐘大呂律也明曰四清聲

而爲四清律可乎俗樂不辨聲與律曾以律名清立管笛色而究回𡖋無用者然且曰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夫還相爲宮則十二律原皆可爲清然仍是宮清商清非黃鐘清太簇清是聲清非律清也今曰律皆有清此與宋崇寧道士疑調亦有清直造四清聲附廿四調後不同一笑話乎

且曰半聲卽清聲周禮鳧氏爲鐘有以律計自倍半之說因之論聲者必及半聲然說者謂半聲卽變聲謂變宮在宮商之間變徵在徵羽之間皆半聲也故舊且有以變半聲轉爲言者若謂黃鐘九寸而以四

寸五分爲半聲則俗說亦俱有之然亦大無理者本以黃鐘聲下將取四寸半之高聲以和黃鐘而其所和者又是四寸半之應鐘應鐘可和黃鐘乎夫黃鐘還宮未嘗不和且和必取其律不齊而聲齊者以均等之若兩聲之間雜以半聲則爲嫌聲嫌聲則出調矣出調安可和也

文輝曰宋人好言樂然信口杜撰不顧是不是一地說去而樂亡矣蔡氏作律呂新書特載之性理以爲絕傳明代大司馬韓邦奇力闡其說致世宗朝郊廟宮懸日改鐘磬無一不錯不得已請特設

一燈揭之旛竿以爲樂作止之候當時有無聲之樂之謂何可訓也若聲律原委確有考據詳見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諸書

又曰漢樂遺器有四清鐘四清磬而宋集賢校理李照以爲鄭衞樂而請去之故蔡氏新書祇謂有半聲而無清聲朱氏所云則襲五代王朴及蔡氏而爲說者然一往駁又如此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六律以節五音之上下

此在成于樂已詳言之六律非節五音之物祇因五

聲統二變五淸有十二層聲必造十二層之管以合之故虞書曰律和聲言以律合聲非以律節聲也然而孟子曰正何也正者証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少儀能正於樂人不能正于樂人皆以彼此準合爲証明之解分言之則一管準一聲而合言之則黃鐘一管而可準宮可準商可準角徵羽且可準二變五淸而爲九聲爲十二聲故曰非十二管不能準合此五層聲也正者準也亦証也若作刋正解則五聲如貫珠無偏無頗何容刋之至于節則竝無此義卽正字亦無有詁作節者

八佾

佾舞列也天子八人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知孰是

舞列降殺必以兩故有八六四二之殊但列數有定而列之爲數無定每列必八人此列數之定也然而或八列或六列則列之爲數無定也故八八六六本何休之說而服虔則曰每佾八人此服是而何非者古佾之爲字說文謂從八月聲以八爲義而集韻則直謂古文作佾必以八人著于形則未有六四二可稱佾者故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春秋傳文也乃傳又有鄭賂晉侯女樂二八之文卽秦賜由余亦曰女樂

二八向使佾數如人數則二八者四四耳其不稱四四而必稱二八則舞列必八而舞數之必不如人數斷可識矣且舞列與軍行等軍連卒伍伍伍爲行舞拾八風八八爲列不伍不成行則不八八不成列若如杜氏云舞位必方故四四六六以方爲準則舞有行綴長短廣陿隨所分合圜轉且不定方于何有朱註無決擇而或問則反襲杜說而詘服說故并及之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十一年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矣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故歸而正之

正樂非正詩集註謂詩樂殘缺失次便錯詩無所爲
殘缺也雖樂本於詩然當爲詩時但有篇章安見完
缺惟播之樂章而殘缺生焉以樂章有其名而詩無
其詞如小雅六亡詩是也然而何從正之將謂補詩
是正則晉束皙曾補亡不聞束皙曾正樂也以補不
是正也然且補詩補詞句若補樂章當補聲音是以
漢魏樂工猶能傳鹿鳴文王諸篇聲律而六亡必不
傳以樂無徒聲無字句而求補聲音雖聖人不能也
況樂章之亡不止于六嘗以春秋三禮考之祭統舞
莫重于武宿夜燕禮下管新宮射義諸侯以貍首爲

節仲尼燕居和鸞中采齊以至河水鳩飛祈招茅鴟轡之柔矣何一非殘缺而謂夫子之所正在是則必徧補諸詩并徧補諸聲而後已夫子之技于是窮矣乃不學之徒又謂六詩無詩恐諸樂章名總無詩者夫六詩笙詩也考之堂下間歌有笙詩籥詩籥詩管詩總以匏竹倚其詞而象箾管象則以箾管奏維清詩以雅以南以籥與見舞南籥者則又以籥舞南詩雅詩而獨謂笙詩無詩此非讀書人所言況將併諸樂章而盡廢之祖龍已焚書何論殘缺

又況樂章有失次詩無失次詩每首自爲起訖有何

次第卷耳列于葛覃前無不可也惟樂章則動有聯合如鹿鳴之三則必聯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鵲巢之三則必聯鵲巢采蘩采蘋三詩此一定之次故學記宵雅肄三但舉三字而即知爲鹿鳴三詩以有次也若詩則何次如鵲巢之三樂以采蘩次采蘋而詩則以草蟲次采蘋向使飲射時太師舉合樂之三而歌工以草蟲應之是失所也是大不正也惟頌亦然大武樂次以武之三爲賚武之六爲桓而詩之篇次則桓爲武八賚爲武九其次安在是樂必有次詩則必不可有次

況夫子正樂並不在此

乃附和之徒謂列國不正之詩不使入樂二南奏房中而不奏朝廟故祗言雅頌則毋論燕歌葛覃射奏騶虞皆朝饗之樂卽列國伐檀亦且與文王樂歌並傳聲律其云雅頌亦舉大以概其餘耳若謂詩不正不入樂謂之正樂則三百皆絃歌衞獻公惡孫文子使工歌巧言以刺之季武子惡齊慶封使樂工奏茅鴟此皆不正之詩而皆歌之奏之此際正須考正定正變得失而謂不使入樂則但以詩之正不正爲進退于正樂何有

又且謂詩義與樂義不合便是不正則馬端臨明云

關雎鵲巢閨門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主祭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是奏樂之義與作詩之義全不相合

且不惟樂義詩義不合即奏樂之義與春秋賦詩相贈答之義亦復不合古朝聘燕享有正奏外凡諸侯卿大夫多口誦詩篇爲勸酬謂之賦詩然兩兩乖錯如甯武子來聘公享之使樂工歌彤弓不拜謂諸侯敵王愾而獻其功始奏彤弓不當享列國大夫此則

夫子正樂所必及者然而韓宣子來聘公亦享之季武子歌彤弓而宣子不辭何也以賦詩非樂也樂有所詩無所也叔孫穆子如晉晉享之而歌文王大明緜不拜謂兩君相見之禮下臣何敢干此亦正樂所必及者然而楚令尹享趙孟亦歌文王曾享韓起季武子亦歌緜而兩皆受之以詩歌非樂歌也詩則何在不可歌樂有所也則是詩樂大別必不使詩之稍混于樂有如此

乃時文諸家自相齮齕又謂正樂當正聲律幷正器正地夫曲直抗隊宮角鐘呂以及徜籥椌楬堂庭上

下皆師工矇瞍樂人之職總非學士大夫所有事況此有成法俛守不易縱有得失亦必臨用始覺無預爲刊正之理況中所舉似又多不合如正器謂金奏肆夏必不籥管笙奏新宮斷無鎛鐘考周禮鐘師掌金奏謂鐘及鎛也鐘以與樂而鎛以倚歌當奏肆夏時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皆與樂之始如所云金聲者故以鐘始以鎛終若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則有鎛而無鐘矣然且堂上倚歌維絲與石堂下倚曲則匏竹與鎛鐘共相比合而謂鎛必不竹

筆必不鑄巳大剌謬又況此所正樂明云雅頌則明指樂章舍樂章而正詩固不可乃又舍樂章與詩而正他物可乎

故此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于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乃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所謂各得其所也然而此三所者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并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

皆謂之正惟頌亦然淸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
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淸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
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淸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淸廟
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
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部目正其出入如
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玆但就雅頌二詩之首
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襍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
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蘩
燕禮用之以合樂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
以采蘩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

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卽酌詩象卽維清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眞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學者亦于此而類推可已

張文彬曰或又謂正樂正雅頌之體則詩有體樂並無體卽詩體亦作詩者之事舊詩有成體矣此時誰作詩而夫子正之

朝服而立于阼階

阼階東階也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旣曰先祖五祀之神欲使依已則阼階二字當註曰

廟之東階朱氏不識祭五祀在廟中因有祭于竈所之說此又不識矣禮凡營宮室先營宗廟孔子大夫自當有三廟在居室東者故儺必及之

張文獻曰孔安國云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此論語本註也郊特牲亦云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云恐廟室驚恐故朝服立于廟阼以安之必朝服者以朝服卽祭服故用祭服以依神也此阼字皆着廟字可驗

浴乎沂

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曾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浴不是濯身

只是盥手足

浴是洒身而註作盥濯已失浴義且又言盥手足不是洒身則本文浴字作何着落且既註浴字又註曰卽上巳祓除則亦當思上巳祓除時應浴與否往舉制科時在康熙巳未益都相公招遊萬柳堂問曾點浴沂莫是去衣入水否時宣城施愚山答以漢包咸註浴乎沂水之上則非入水矣而嘉興徐華隱曰古無入水浴者惟春秋傳齊懿被弒時有丙歜閻職入申池浴然是賤者事非士大夫所宜有衆皆稱善弟二子之說但言不入水浴耳非謂不可浴也既註

脩禊則禊本以浴爲禮故周禮註云三月三日戒浴水土此與史記漢武祓禊灞上後漢志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正同葢祓禊以袪除爲名古者暮春三月桃花水下當招魂續魄以祓不祥因潔濯水濱而播其惡濊于水如東流去耳此在周初即有之而後遂沿爲故事如王導云我與諸君禊洛水濱雖其時不設湢不皆用浴祗以身衣代之如曰潄襟曰湔裙類要其禮則始于浴故論語明出浴字而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夫歲時非歲之四時即暮春也祓除者脩禊也釁浴者以香薰藥草塗其體而

浴之也浴而加爨則管氏三爨必不僅塗手足矣唐宋後讀書人少韓愈李翺俱不識浴禮至欲改浴乎沂爲沿乎沂此千古笑話朱氏旣改浴爲盥濯乃又謂地志沂水有溫泉則旣不識浴禮不肯洒身乃其隱衷則反有入水之勢不讀書之禍乃至如此況更有錯者從來禮曰每以天幹分上中下三旬如上中丁上下辛類無用枝者假用枝則午未朔無上巳矣宋書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想亦有礙耳若暮春三月自是建辰之月以夏正言而宋人謂周正三月卽是辰月則三正亡矣說見春秋毛氏傳